

地处长江边上的黄冈,一向是东行西去的重要码头,经济、文化发达,历史厚重,千百年来可以引以为荣之事很多,但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宋代文学家苏轼(东坡)因“乌台诗案”,从元丰三年(公元1080年)农历二月起谪居这里4年多,写下了许多诗文、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词《念奴娇》“大江东去……”,二赋(前、后《赤壁赋》)。

九百余年前过去了,苏东坡笔下“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”的赤壁,虽然赭色如故,但,水势无常,几经冲刷后,已经远离长江水道,只剩下了一湾浅水;但经典文学的感染力又是那样强有力,后人来此,默诵苏东坡那些名篇佳句,仍然会沉浸于前、后《赤壁赋》的意境中;历代以来,在名流学者倡

导下,还建筑有具有纪念意义的楼台亭阁。这一古赤壁也就在苏东坡的前、后《赤壁赋》的影响下,长久保持着生命的活力。

这些楼台亭阁虽然多次毁于战火,但后人忘不了苏东坡,也就屡毁屡建,而且气势更为宏伟。

进入“东坡赤壁”景区的大门,右侧有一排长廊,悬挂着近当代书法大家吴昌硕、于右任等书写的匾额和前《赤壁赋》的碑刻,行、草、楷、篆不一,都令人赏心悦目,能把这一名篇的精神有力地传布。那些在“二赋堂”、“雪堂”、“月波楼”、“东坡祠”、“碑廊”等殿阁中的匾额、对联,更是文采四溢,读来感人。如清代名臣张之洞撰于“东坡祠”前的那副对联:“五年摘宦栖迟,试较量惠州麦饭,儋耳蛮荒,哪得此清幽山水?”

三苏中天才独绝,若尚论东坡八诗,赤壁两赋,是我公游戏文章。”

苏东坡在黄冈的生活其实很艰难。他虽然挂着“团练副使”这一协助州官管辖军事的官衔,因为是不能存疑。但是从苏东坡的诗文来看,他是倾向于黄州赤壁就是当年战地。他在黄州一住四年多,有充足的时间调查研究,应该是不会轻下论断;比苏东坡早235年在黄州任刺史的唐代诗人杜牧,也是公然反对他的祖父杜佑大战在蒲圻之说,并用“折戟沉沙铁未消,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来表达自己对这一古战场的凭吊。在那以孝为先的封建社会,如果没有可靠资料,杜牧能随便与自己的祖父唱反调?

还有一位在清代康熙末年担任过黄州知府的郭朝祚,在他的那副对联中,也是这样写的:“客到黄州,或从夏口西来,武昌东去;天生赤壁,不过周郎一炬,苏子两游。”

这都表明,历史上认为黄州赤壁就是“周郎赤壁”者不少。这都有待深入研究。

那天,夏日下午的阳光虽然炽热,我们还是逐一走遍了景区内所有建筑;这些亭台楼阁以及高悬于内外的对联、诗词、匾额,都是古今高人韵士、能工巧匠,出于对东坡大师的敬意而修筑、题写,我怎能忽略?

傍晚往外走时,见门楼上有一句引自《后赤壁赋》中的话:“赤壁之游乐乎?”我笑了,大声回应:“乐甚!乐甚!”

新收美国标准公司出品的《游戏规则》,电影是经典,花絮又满满当当,自然高兴。导演让·雷诺阿,法国印象派画家奥古斯特·雷诺阿的次子,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。他几乎和电影同时诞生,一生拍摄过40多部电影,默片、有声片、黑白片、彩色片,电影史的各个发展阶段,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烙印。这是一个令我肃然起敬的导演。

让·雷诺阿的电影,我收藏有17部之多,未及细看,这次集中看完,竟被他题材、类型、风格的多姿多彩所震惊。他的处女作《水姑娘》是描写人生遭际的;《查尔斯顿舞》,轻松的游戏之作;《布杜落水遇救记》是一个流浪汉的滑稽喜剧;文学作品改编片《娜娜》(衣冠禽兽)(左拉)、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(安徒生)、《乡村一日》(莫泊桑),有导演自己独特的解读;《马赛曲》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史诗;《大幻影》(被俘的下士)是聚焦战俘的战争沉思片;《乡村一日》,美丽的自然风景和感伤的男女情爱相得益彰;《高德里埃博士的遗嘱》是风格黑暗的实验电影;在印度拍摄的《大河》,充满着迷人的异域风情;《游戏规则》是社会讽刺片;《托尼》开了新现实主义的先河;《黄金马车》的结构,被“新浪潮”导演吕弗认为是“套中套”、“戏中戏”;《法国康康舞》,电影理论家巴赞看到了印象派绘画的精髓;《艾琳娜和印人》是“新浪潮”戈达尔耳中“莫扎特风格最强的一部作品”……想想,还有哪一位导演,能变化出如此众多而又不同的电影“魔术”呢?

自然,在让·雷诺阿的全部电影中,《游戏规则》站在了最高峰。这部电影拍摄于1939年2月,慕尼黑会议和“二战”爆发之间,让·雷诺阿这样说:“在拍摄过程中,我既激动又闷闷不乐,部分

因为法国社会状况,部分因为英国和全世界。”在这样背景下拍摄的电影,毫无疑问,一定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,但导演觉得,“要展现那个时代的大众心理,并不是就事论事,而是讲一个轻松的故事”。一个完成了飞行壮举的飞行员,要征服一个上流社会女人的心,但在这个女人的心里,并没有飞行员的位置;这个女人得知自己的丈夫和别人偷情后,不仅和新贵客调情,还要和老朋友私奔;与此同时,仆人间也闹起了“偷情风波”,阴差阳错,仆人打死了飞行员。让·雷诺阿想要拍摄一部喜剧片,但渐渐地,电影就从喜剧滑向了悲剧;他原本无意直接批判资产阶级,但弥漫在画面里的是整个上流社会的没落和腐朽。人性堕落和道德沦丧是“游戏”的本质,而说谎、隐瞒和欺骗,成了“游戏规则”。我们看到的,不再是“轻松的故事”,而是沉重,是叹息。让·雷诺阿的“影射”,完全让战前法国社会的阴暗面,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
《游戏规则》是一部出色的电影,在众多“史上最佳电影评选”中,总是榜上有名。但让导演耿耿于怀的,是当年上映时惨遭恶评,观众咒骂、吹哨,甚至险些把电影院也烧掉,让·雷诺阿只得把影片重新剪辑,从94分钟剪成81分钟。之后20年始维持着这个剪辑版,原始胶片、拷贝,或遗失,或烧毁。1959年,两个电影爱好者,决心修复这部电影,他们多方寻找,终于发现了尘封已久的200多箱资料,经过重新剪辑,完成了这部106分钟的新版。当他们向让·雷诺阿展示、放映新版,一部来自他的过去、一个永远逝去年代的电影,他们发现让·雷诺阿已泪流满面。

是的,这是电影史上的一段佳话,这是我们在观看这部电影时,会永远想起的温暖场景。

朋友相交,有的人住还多年也未必成为挚友,而有的人一聚便仿佛成了故交。譬如书法家卢俊兄,记得那是缘于画友耿忠平的介绍,在一次三五好友的饭桌上获识,虽为初次识荆,他就给我留下了真诚率性、豪迈热情的深刻印象。他待朋友虽披肝沥胆,然而却并无豪言妄语,每每寡言少语,谦虚让人。唯有酒酣尽兴,他才会海阔天空,无拘无束。据说在一次拜师宴上,卢俊兄高兴了,居然“神智无知”把臂勾到了豆庐先生的肩上,一旁的师兄见之皆笑其“大胆”,然而先生却未有愠色,呵呵一笑了之。可见卢俊兄是属于那种“作诗甘称弟子,饮酒不让先生”的性情中人。晚唐诗人王驾有“桑柘影斜春社散,家家扶得醉人归”的佳句,自那以后又有几次,我发觉凡和卢俊兄小酌,能喝到这种唐诗境界。

卢俊兄的为人和其书法的风格也几乎一脉相承。前不久,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册卢俊和画家耿忠平合作的《坐看云起》书画合集,从中,我读到了卢俊兄那不拘一格的率性笔墨。他的书法,儿时得自父亲的督教,那时每日晨起,日课颜帖百字。后天久日长,他渐渐也就爱上了书法,变原先的“被动”而成了“主动”,如此一“爱”几十年。艺术往往比较讲究师承,虽然卢俊兄早年也曾获得多位名师的指授,但他却并不以先生的风格来限制自己的艺术空间,而是更多地上溯传统,以古为徒。所以他的书法,真草篆隶,兼擅全体,楷书既有颜平原的厚重,也有赵松雪的飘逸;隶书则取法汉碑,张迁、乙瑛、衡方乃至简牍体多有涉猎,并借鉴了清人金冬心、伊秉绶两家,使线条寓圆于方,宽博舒展,有古趣而不失新意。

欣赏卢俊兄的书法,我常常被他的一种元气淋漓、线条奔放的笔墨章法所震慑;也时时为他的精到小字所吸引。譬如他创作的丈二巨幅书法,笔锋所至,挟风裹雨,蜿蜒走虺,没有扎实的笔墨功底,没有相当的胆识气度,是断难写成的;他书写的盈寸小楷,也同样能做到神定气闲,自然洒脱,让人颇为赞叹而服膺。



清趣绿翠 (中国画) 富华

人有喜怒哀乐,且要及时表达。但有些官场中人,一不善笑,二不能容,说得不好听是喜怒不形于色,涵养功夫,说白了是做人圆滑,城府很深。于是,宋代一位诗人张舜民便感慨道:“为儒须较身名重,人仕先将喜惧除。”要当官,先把“喜”和“愠”排除吧!张舜民这样说真是他的本意吗?

张舜民当过县令、知府、监察御史和谏议大夫,还随军出征西夏,出使辽国。虽然“常笑三间老大夫,枉将憔悴付江鱼”,但他本人其实是一个敢说敢言的“直臣”!当初他反对王安石变法,曾上书:“便民所以穷民,强内所以弱内,富国所以蹙国。以堂堂之天下,而与小民争利,可耻也!”因为他代表“小民”利益,话不说不快!宋神宗元丰四年,他在高遵裕军中一开始就主张对“强臣争权”的西夏兴师问罪,但高遵裕所率之部消极应战,军事上

打了败仗且不说,还困守城内“以示招怀”。在西征回途中,他写下了“灵州城下千株柳,总被官军斫作薪。他日玉关归去路,将何攀折赠行人”;“青铜峡里韦州路,十去从军九不回。白骨似沙沙似雪,将军休上望乡台”两首绝句。如此讽刺和否定这次西征,无疑犯了官场大忌,于是被贬郴州,失去官职。

他“刚直敢言”并未因贬职而改变。宋徽宗上台,提拔他任“右谏议大夫”,这个深知官场生态状况、自称“我是人间大丈夫”的复职之官,“居官才七日,所上事已六十章”,如此勤政,官场少见!他“陈陕西之弊”“极论河朔之困”,指出“以庸将而御老师,役饥民而争旷土”,

被史家评为“言多剀削”!“剀”和“削”分别有中肯、切实、深刻之意,可见世人对他的评价之高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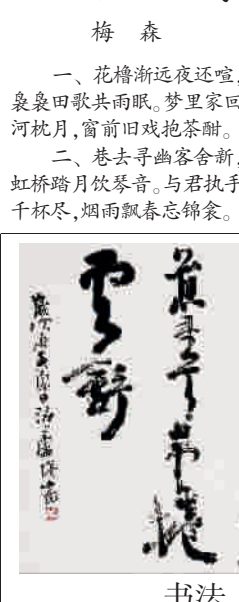
张舜民还是一个画家。他看到某人《秋景》一画,随手题下“我有故山常自写,免教魂梦落天涯”;在《宿卢岩寺》诗中,他有“我有故山归未得,年年魂梦绕天涯”之句。原来,张舜民不计个人得失、刚直敢言,屡跌屡起,一如既往,都与他心中有“故山”有“乡人”相关。他本来可以悠闲当官,捞捞外快,但“西征已度故关山,秋雨零零路屈盘。受尽艰辛心不足,解程又展画图看。”他看了另一幅“路屈盘”画的动人场景后,引起共鸣,再一次展卷品味“受尽艰辛”之前前后后,感慨从中而来。

终其一生,张舜民始终都未能做到入仕先除“喜”和“愠”,他不愧是一个保持了自己人性本色的好官!

夜宿月河二章
梅森

一、花榕渐远夜还喧, 袅袅田歌共雨眠。梦里家回河枕月, 窗前旧戏抱茶酣。

二、巷去寻幽客舍新, 虹桥跨月饮琴音。与君执手千杯尽, 烟雨飘香忘锦衾。



书法 卢俊

笔墨率性说卢俊
管继平

卢俊兄的为人和其书法的风格也几乎一脉相承。前不久,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册卢俊和画家耿忠平合作的《坐看云起》书画合集,从中,我读到了卢俊兄那不拘一格的率性笔墨。他的书法,儿时得自父亲的督教,那时每日晨起,日课颜帖百字。后天久日长,他渐渐也就爱上了书法,变原先的“被动”而成了“主动”,如此一“爱”几十年。艺术往往比较讲究师承,虽然卢俊兄早年也曾获得多位名师的指授,但他却并不以先生的风格来限制自己的艺术空间,而是更多地上溯传统,以古为徒。所以他的书法,真草篆隶,兼擅全体,楷书既有颜平原的厚重,也有赵松雪的飘逸;隶书则取法汉碑,张迁、乙瑛、衡方乃至简牍体多有涉猎,并借鉴了清人金冬心、伊秉绶两家,使线条寓圆于方,宽博舒展,有古趣而不失新意。

欣赏卢俊兄的书法,我常常被他的一种元气淋漓、线条奔放的笔墨章法所震慑;也时时为他的精到小字所吸引。譬如他创作的丈二巨幅书法,笔锋所至,挟风裹雨,蜿蜒走虺,没有扎实的笔墨功底,没有相当的胆识气度,是断难写成的;他书写的盈寸小楷,也同样能做到神定气闲,自然洒脱,让人颇为赞叹而服膺。

他的背有点驼,走路来有点倾斜,但尚未成类陈村自喻的“弯人”,这都不影响他赶路的速度:迈大步,且快。与他的老人年龄不相称。他的腋下永远夹着一只黑色的皮包:这里几乎装着他的全部:来稿、自稿、退稿;杂志、书……文学艺术界都知道他的大名;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,他先后创办了声名显赫的《大众电影》《文汇报》《中国电影时报》(后改为《文汇报电影时报》)。

他于我,有知遇之恩。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我做了一年“夜猫子”,夜班编辑几乎与世隔绝。八十年代初《文汇报》创办,我开始在他手下当“学徒”,跟着他在文化界跑稿子,有幸面见了一些“泰斗式”人物:夏衍、钱锺书、沈从文、冰心、陈荒煤、阳翰笙……我的第一本小书:《中外诗话》就是在他和他夫人姚芳藻的关照下出版的。文学青年的第一个春梦,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。那时我住贵州路,他住凤阳路,一条马路之隔,我是他家的常客。看着他家的一子一女从红领巾中做到父亲、母亲,直到现在的子女的女子女成大学生。

在我的心目中,他像一个小孩子,有小孩子脾气,爱哭。也许因为太熟,走得太近,我与

他就没大没小,说话随便,有一次闯了祸,那时报社里一人发一张躺椅供大家午睡,我与他头背头瞎聊,他说某某人文学上没啥成就居然当上了作协的“理事”,他为自己没选上而愤愤不平,我说:某某人不管怎样还出过几本书,而你呢?(以书认功,差矣,足见当年吾之幼稚)没想到我的信口一刺刺痛了他的内心。

梅朵远去的背影
余之

肋,惹得他立时跳了起来,大叫大哭。弄得我一时也慌了神。后来我在民主生活会上作了一点自我批评,重归平静。

他重名,但不重利。不重利的重名未必是坏事。他对那些不理事的挂名“理事”很在意。有一次在北京开作协代表大会,他依然没能“理事”,当众大哭,声嘶力竭:“这不是要我的命吗?”名比命还重,就像是托儿所的儿童,脸上没被老师贴上红星,一年级的小学生没被老师挂上绿领巾。现在想来也可理解,我也为他鸣不平,一个长期忠心耿耿于事业、且有贡献的人,不给他应有的名分,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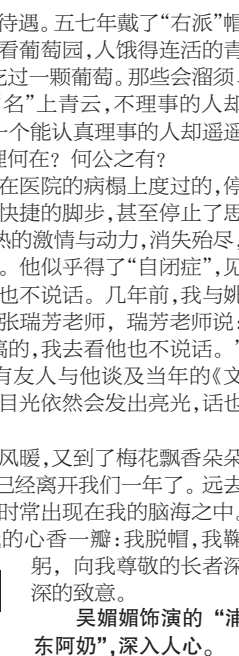
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。五七年戴了“右派”帽子发配到边疆去看葡萄园,人饿得连活的青蛙也吃,他却没吃过一颗葡萄。那些会溜须、会迎合的人,却“名”上青云,不理事的人却多重“理事”,他一个能认真理事的人却遥遥不可“理事”,于理何在?何公之有?

他的晚年是在医院的病榻上度过的,停止了走南奔北的快捷的脚步,甚至停止了思想。如火焰般炽热的激情与动力,消失殆尽,犹如风中的残烛。他似乎得了“自闭症”,见了平素最熟的人也不说话。几年前,我与姚芳藻一起去看望张瑞芳老师,瑞芳老师说:“这个梅朵怎么搞的,我去看他也不说话。”但也有例外,若有友人,与他谈及当年的《文汇报》等,他的目光依然会发出亮光,话也比平时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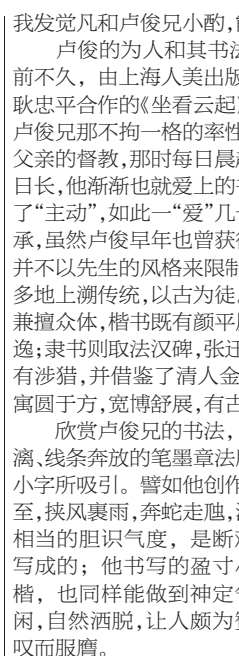
一年一度春风暖,又到了梅花飘香朵朵开的季节。老梅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。远去的背影若隐若现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谨以此小文作我的心香一瓣:我脱帽,我鞠躬,向我尊敬的长者深深的致敬。

吴媚媚饰演的“浦东阿奶”,深入人心。

清明怀念
十日谈



夜光杯



夜光杯